

淡淡的幽默

回忆契诃夫

倪亮 杨 骅 严梅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ЧЕХ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здание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年版译出

淡淡的幽默

——回忆契河夫

倪 亮 杨 骅 严梅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375 插页 2 字数 544,000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0411-4/I·188

定价 10.90 元

目 录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	亚·巴·契诃夫	3
安东·契诃夫在暑期里·····	米·巴·契诃夫	53
摘自《回忆契诃夫》·····	维·安·西莫夫	82
安·巴·契诃夫的欢乐时光·····	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	89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符·加·柯罗连科	93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见·····	伊·叶·列宾	111
安·巴·契诃夫·····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	113
回忆契诃夫·····	伊·列·谢格洛夫	148
我和安·巴·契诃夫的交往·····	维·安·法乌谢克	197
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	莉·阿·阿维洛娃	212
和契诃夫交往的几年·····	伊·尼·波塔片科	308
回忆契诃夫·····	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	364
遥远的过去·····	玛·巴·契诃娃	410
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 ·····	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426
契诃夫·····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487
回忆片断·····	瓦·瓦·卢日斯基	511
回忆录·····	瓦·伊·卡恰洛夫	517
我和契诃夫的会见·····	巴·尼·奥尔列涅夫	523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怎样建造的		

.....列·尼·沙波瓦洛夫	535
安·巴·契诃夫.....尼·德·捷列绍夫	541
安·巴·契诃夫.....阿·马·高尔基	566
契诃夫.....伊·阿·布宁	591
悼念契诃夫.....亚·伊·库普林	621
安·巴·契诃夫.....维·维·魏列萨耶夫	657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谢·亚·叶尔帕季耶夫斯基	662
契诃夫二三事.....谢·尼·休金	676
两次见面.....伊·阿·诺维科夫	685
安·巴·契诃夫与文化.....米·亚·奇列诺夫	689
关于契诃夫.....亚·谢列勃罗夫(吉洪诺夫)	693
和契诃夫的最后两次见面.....叶·巴·卡尔波夫	716
纪念契诃夫.....尼·加林	728
回忆契诃夫.....格·伊·罗索利莫	733
忆安·巴·契诃夫.....奥·列·克尼碧尔-契诃娃	746

亚·巴·契诃夫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55—191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大哥,大学理科毕业生。他起初为幽默杂志撰稿。从一八八六年开始,在《新时报》^①发表特写和短篇小说。自一八七五年起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通信,直至逝世。

亚·巴·契诃夫的下述回忆录为读者所熟悉:《契诃夫在希腊学校里》(《欧洲导报》^②,一九〇七年,第四卷),《在祖父母那里作客》(《幼苗丛书》,圣彼得堡,一九一二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童年》(圣彼得堡,一九一二年),《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初的身分证》(《俄国财富》^③,一九一一年第三期),《在梅利霍沃》(《田地》^④,一九一一年第二十六期)。

亚·巴·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哥哥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他在他写的传记中表示,哥哥写的回忆录过分渲染了他们童年时代的阴暗色彩。但是,亚·巴·契诃夫的回忆录却与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在书信或对他的同时代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言论完全相符。

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二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专制和虚伪毁掉了你母亲的青春。专制和虚伪又把我们的童年摧残到如此地步,以致使人回想起来就感到厌恶和可怕”;还有,当他收到列昂季耶夫(谢格洛夫)的一封热烈赞扬那位主张对孩子们实行宗教教育的拉钦斯基教授所办的学校时,在一八九二年三月九日的回信中写道:“我在童年时代接受了宗教教育,唱赞美诗,在教堂里读《使徒行传》和《诗篇》,按时去做晨祷,站在祭坛上听候使唤,到钟楼上敲钟。可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觉得当时的情景十分阴暗;我现在已经没有宗教信仰

了。您知道,当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表演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大家感动地望着我们、羡慕我的双亲之际,我们却觉得自己好比是小苦役犯。正是这样,亲爱的!我了解拉钦斯基,可是不认识在他那儿求学的孩子们。我对他们的心灵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心里感到快活,那他们就比我和我的弟兄们幸福,在我们的童年,只有苦难”(参阅契诃夫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七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又如,契诃夫在一八九三年四月四日给阿·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恐惧毒害了我们的童年……”

亚·谢·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给尼·米·叶若夫的信中写到契诃夫曾经向他谈到过“他所经历的严峻的生活道路”:“当过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做过店员,在严寒中挨冻,等等,等等。”(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显然,兄长们对家境艰难的体验比较深切,等到米·巴·契诃夫懂事的时候,他家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还在一八九八年,亚·巴·契诃夫在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信中写到他们在塔甘罗格时期的生活:“这真是见鬼。完全处在象鞑靼人那样的压制下,生活没有一线希望,整日里和商务代表们打交道,一心追求的是奖章。奖章!它在我们家里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头脑,只有强烈的虚荣心。为了那些奖章,我们的童年给毁了……当我回顾童年的时候,内心感到压抑和痛苦。”(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

-
- ① 《新时报》,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出版的报纸。它起初采取温和的自由派的立场,从一八七六年起成为反动的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该报被沙皇政府收买,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活动。从一九〇五年起成为黑帮的机关报。——原编者注(以下凡未注明注者的均为原编者注)
 - ② 《欧洲导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一八年出版于彼得堡,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
 - ③ 《俄国财富》(1876—1918),自由民粹派的刊物。
 - ④ 《田地》,附有插图的文学、政治和现代生活周刊。一八七〇年起在彼得堡出版,发行人是阿·费·马尔克斯。该杂志主要是轻松的“家庭”读物,因此,颇受公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下文根据分别发表在《欧洲导报》一九〇八年第二卷和一九〇七年第十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店员》(稍有删节)和《安·巴·契诃夫——唱诗人》两文刊印。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

—

塔甘罗格中学一年级学生安托沙^①吃完午饭不久，刚坐下来准备明天的功课。他面前放着居纳编写的《拉丁文文法》。学习拉丁文的课程挺费力：要翻译和背熟生字。接着，还要读冗长的神学史。做作业得化上三个钟点。冬日短促的白天即将消逝，天黑下来了，安托沙面前那支油脂蜡烛的烛光摇曳着，不得不时刻用钳子把烛花夹去。

安托沙把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准备做翻译作业。这时候，门打开了，安托沙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走进屋来，他身上穿着皮大衣，脚登高统皮靴。他的双手冻得发青。

“你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马上要出去办点事，你，安托沙，到铺子里去照应一下吧！”

孩子的眼里涌出了泪水，眼皮不住地颤动着。

“铺子里很冷，”他表示不同意，“我从学校回来，已经冷得够呛了。”

^① 安东是正名，安托沙是小名。——译者注

“不要紧……穿得暖一点就不会冷了。”

“今天功课很多……”

“功课到铺子里去做……到那儿去好好照应……快！……别磨蹭啦！……”

安托沙气愤地丢下钢笔，啪的一声合上居纳的文法书，眼里噙着泪水，穿上中学生的棉制服大衣和破旧的皮靴，跟着父亲朝铺子走去。这铺子就开设在同一座房子里。待在铺子里使人很不痛快，主要是那儿太冷了。学徒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的两手发青，鼻子通红。他们不住地用一只脚碰击着另一只脚，冷得身子瑟瑟发抖，缩成一团。

“坐到帐桌后面去！”父亲对安托沙命令说，接着在圣像前画了几个十字就走了。

孩子依然哭泣着，走到柜台后面，爬上帐桌旁边一只装过喀山肥皂、如今权充凳子的木箱，把两只脚垫在身子下面坐定，然后气恼地把钢笔插到墨水瓶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笔尖触到了冰上：墨水冻结了。铺子里和街上一样冷，而安托沙却不得不在这严寒中至少待上三个钟头：他知道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这一去要很久才回来……他把双手塞进袖管，身子象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样瑟缩着。根本就别想做拉丁文的翻译作业了。明天准得一分，由于这倒霉的分数，他还得挨父亲一顿臭骂。

在已故的安·巴·契诃夫的读者和崇拜者中间，未必会有很多人知道，在他的童年时代，命运迫使他在一个杂货铺里充当小伙计……已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完全在棍棒下经受这种残酷的、强制性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他总感到辛酸。他小时候是个不幸的孩子。

细心的读者会在他的作品中注意到一个初看起来并不很显著的特点：他所描绘的孩子们都是一些受苦难、被压抑的小生命。在短篇《渴睡》中，给送到工匠家当小保姆的瓦尔卡老是睡不足，为了要睡个好觉，她掐死摇篮中的婴儿。小说《草原》写的是一个由亲戚和乡村牧师送到城里去上学的男孩叶果鲁什卡，在这篇篇幅很长的小说中，作者没有一笔写到他的生活乐趣。短篇《儿童》中的几个孩子，他们之所以起劲地玩着罗托^①，并不是出于一心一意想玩乐的天真需要，而是由于父母出外作客，他们闷得慌的缘故。不知怎的，契诃夫笔下的大多数孩子总会引起读者不由自主的怜悯和哀愁。

这种情调和这些带着淡淡的哀愁精心刻画出来的儿童形象直接取自生活，而且能在作者往昔的经历和童年生活中找到根由。在他成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在至亲好友中间说过这样的话。

“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只是从远处看见幸福的孩子们，而自己却从未经历过那种回忆起来就使人愉快的幸福欢畅、无忧无虑、富于乐趣的童年生活。已故作家的童年生活是那么不幸，以致他没法跑跑跳跳、稍稍玩乐、嬉戏一下。他没有工夫玩乐，因为他的空闲时间都得花在铺子里。再说，父亲也不准这样做；不准奔跑，因为“容易弄破靴子”；禁止嬉戏，因为“只有野孩子才淘气”；和同学们一起玩是有害无益的事儿：“天知道他们会教人干出什么事来”……

“别在外面游荡，还是到铺子里去好好照应一下，要学会做

^① 罗托是一种抽对数字的游戏或赌博。——译者注

生意!”安东·巴甫洛维奇老是听到父亲这样的话。“在铺子里至少能给爹帮点忙……”

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不得不伤心地噙着泪水放弃童年应该享有、甚至必不可少的一切，而在他所憎恨的铺子里把时间消磨。在那儿，他勉强做着功课，但没法做好；在那儿，他经历了冬日的严寒，冷得手足冻僵；也在那儿，他好似一个囚徒，忧郁地度过中学生宝贵的假期。在这种时光，同学们都正常地生活着，他们的身体在南方灿烂的阳光下面茁壮成长，可他却好象被锁链锁住似的，从早到晚坐在柜台后面。在这个经营小买卖的杂货铺里度过的畸形、单调的生活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

当安托沙坐在柜台后面的帐桌边，向雇客收款、找钱的时候，他看到的始终是一些他早就熟悉而且早就感到讨厌的面孔，听到的也总是同样那些话。这是一些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歇脚的买卖粮食的小掮客。他们把这个铺子当作自己的俱乐部，在这儿，他们合喝一杯伏特加，悠闲地消磨着时光。冬天他们无事可干，乡下没有粮食运来，他们也就没什么可收购和转卖的了。他们做买卖只在夏、秋两季。他们中途截住到城里去出售粮食的庄稼汉，把粮食买下，然后加价转手卖给瓦利亚诺^①或者斯卡拉曼加^②之类的出口商——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处和家庭，但他们却宁愿在巴威尔·巴甫洛维奇的铺子里打发日子，有时候，他们要来一杯伏特加，大家轮流喝——好在铺主允许他们赊帐，而且他们每次合伙喝酒，他几乎都出份子。他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但主要是谈

① 瓦利亚诺，塔甘罗格的商人，百万富翁，由于贩运走私货而致富。

② 斯卡拉曼加，塔甘罗格商人，大出口商。

些陈旧过时、不尽得体的趣闻借以取乐，而且临了总是加上一句：

“你，安托沙，别听。你听这些还早呢……”

安托沙的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经营食品杂货的买卖。在铺子的黑色大招牌上用金字写着：“经售茶叶、砂糖、咖啡和其他殖民地商品”。这块招牌挂在铺子门口的山墙上。在它下面还有另一块招牌：“欢迎外买堂饮”。这表示铺子里有个酒窖，里面存放着桑托林酒和必备的伏特加。那儿有楼梯直通铺子，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经常顺着这楼梯跑上跑下，因为时而有买主要半夸特^①桑托林酒，或者某个闲散的老顾客吩咐说：

“安德柳什卡，拿两杯伏特加来，钱请记在我的帐上，巴威尔·叶果罗维奇……”

这两个营业场所——杂货铺和酒窖——密切相关，形成一个整体，而安托沙就不得不根据两者总的营业情况，上下照应。

有些人只看到过京城里涅瓦大街上象米柳京商场之类出售殖民地货物的商店，他们就不大能够想象外省杂货铺的模样，何况那又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安托沙还是个少年。甚至京城里那些做小生意的蔬菜店也不能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杂货铺相比。这是一家当地特有的商店。这儿可以买到四分之一俄斤^②甚至二俄钱^③的茶叶，一罐发蜡，一把整脚的小刀，一小瓶蓖麻油，一个坎肩上用的扣子，灯芯和某些药草或者大黄之类的药根。这儿也可以喝一杯伏特加或者畅饮桑托林酒，喝得酩酊

① 1夸特等于1.136公升。——译者注

② 旧俄重量单位，1俄斤等于0.41公斤。——译者注

③ 旧俄重量单位，1钱等于4.266克。——译者注

大醉。在供应上等橄榄油、昂贵的“埃斯-布克”牌香水的同时，还出售齐墩果，无花果干，装潢书籍用的仿大理石纹纸，煤油，通心粉，用作轻泻剂的旗那叶，大米，阿拉伯咖啡和油脂蜡烛。除了卖真正的茶叶外，还卖那种由犹太人从饭店和旅馆里收集来、经过晒干和着色的泡过的茶叶。在鞋油、沙丁鱼、草鞋、鲱鱼、盛煤油或大麻油的铁听旁边，放着糖果、甜饼和果冻。面粉、肥皂、荞麦米、马合烟、阿摩尼亚水、捕鼠器、樟脑、月桂叶、“里加的列奥·瓦索尔”牌雪茄、笄帚、硫磺火柴、葡萄干，甚至土的宁^①放在一起，彼此紧挨着。喀山肥皂、香豆蔻、石竹、克里米亚粗盐和柠檬、熏鱼以及皮带放在同一个角落里。总之，这是没法分类的各种各样货物的大杂烩。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既是食品杂货铺，也是没有执照的药房，又是酒店，还是五花八门、包括亚陀斯山和耶路撒冷圣物的贗品在内的各种货物的堆栈，同时，它也是那些闲散的常客们的俱乐部。而所有这种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生活都是在一家普通商店里的一小块地方进行的，在那儿，四壁钉着搁板，地板肮脏不堪，柜台上蒙着破漆布，窗子窄小，窗外装着铁栏，好像一座牢狱。虽然大门经常开着，但铺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主要由橄榄油、喀山肥皂、煤油、青鱼，有时候还有下等白酒混合在一起的味儿。茶叶也带着这种气味，——大家知道，茶叶是一种对别的味儿十分敏感、极易感染的物品。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顾客们要求不高、不很挑剔，还是茶叶整整几个月放在烟草、肥皂旁边却保存着自己的香味——这很难说。但是顾客们没有抱怨。当然，有时候，食糖会带煤油的味儿，咖啡带青鱼的味儿，大米又带蜡烛的味儿，但是这一切都被

^① 土的宁，一种中枢兴奋药，学名番木鳖碱。

说成是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手脏所致。为此，他们就得立即挨脖子拐和耳光，而且故意当着顾客的面，为的是要顾客看到肇事者必然会受到严格、无情的惩处。

这是无上幸福的宗法制时代，当时不存在什么卫生制度，也没有各种各样必须履行的义务，而负责监督各店铺的煤油和易燃物品存放情况的消防队长来作周期性的检查时，总是喝掉几杯伏特加，收下二三个二十戈比的银币，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这才想到问上一句：

“喔，你们这儿……怎么样？……”

“感谢上帝，一切都好……”

“没有危险吗？”

“完全没有危险。”

“呸，得小心点儿，要不然，会起火的……”

当时仅仅设立了一个商界代表团，可是就连这个机构也只管与国库收入有关的问题：各个店铺是否具备营业执照，除此以外，它一概不顾问。你即使出售混着蟑螂的粮食，也与它无关。

坐在铺子里的安托沙一定得熟悉某种货物放在哪儿，在哪个搁架上或者在哪个箱子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要求一切货物都得立即送到顾客手里。如果顾客要买三戈比油脂蜡烛，一戈比胡椒，两戈比鲱鱼，那末，安德柳什卡就得飞速走下楼梯，到地窖里去取蜡烛，加夫柳什卡爬到顶棚下面拿胡椒，而安托沙则用小钩从搁架上的坛子里钩出铁锈色的阿斯特拉罕鲱鱼。

对安托沙，一个中学生来说，许多货物的用途长期是个谜。

“爸爸，‘七弟兄血’是干什么用的？”他问父亲。

“治热病的。”

“那么‘巢房’呢？”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

“七弟兄血”是从国外运来的珊瑚的石灰质骨骼。这是一种完全不溶于水的深红色管状化石。这种药会使随便哪个医生咋舌。但是，小市民们却把它捣成粉末，在热病发作的时候就着伏特加一起喝下去，临了……谢天谢地，总算活着没死。至于那有名的“巢房”，直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做了医生，还对它是个不解之谜。这种奇特的药剂的成分是许许多多药草、粉末和矿物质。安东·巴甫洛维奇直到成年以后才试着凭记忆把“巢房”的成分写下来，他记得其中含有石油、水银、硝酸、“七弟兄血”、土的宁、升汞、形状象灰色长筷的药草和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一切浸泡在伏特加里，然后用汤匙喝下去。

安托沙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知道了这种药物的用途，那是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而不是象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一天，有个乌克兰人走进铺子，要买“四分之一‘巢房’”。安托沙恰好在铺子里。

“您要它干什么用？”巴威尔·叶果罗维奇问。

“我老婆生孩子以后觉得佐洛特尼克^①在移动，到如今已经有二三个月了，”乌克兰人回答。

安托沙立刻想到，上面谈到的那个乌克兰女人大概在无意中把一个称两戈比茶叶时放在天平上的铜砧码^②吞下了肚。但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一听到这种症状，心里已经很清楚，于是他就着手配药。

①② “佐洛特尼克”是俄语“ЗОЛОТНИК”一词的译音。此词有几种解释，可作“小砧码”解，亦可作“子宫”解。当时契诃夫年幼，不懂得后一种意思。
——译者注

“这‘巢房’有效吗？”乌克兰人有点怀疑。

“肯定有效，”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很有把握地说。“你自己明白，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有一种把佐洛特尼克往这边拖，另一种把它往那边拉，这样一来，它就不会移动啦……”

乌克兰人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他付了钱就称心如愿地走了。但是直到后来，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在大学里学习化学的时候，他仍然搞不懂把水银和石油、硝酸合在一起喝下去对于产妇有什么用。

“这‘巢房’想必使许多人送了命，”他当了医生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说。

可是他在童年时代称这偏方中的各种药物时，却心安理得，就跟称咖啡或大麻油一样……

很久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一种叫“喜鹊草”的草药，用金色或银色的纸包成小包出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草药——他始终不知道；只知道把它浸在酒里服用，简直可以治百病，特别是热病。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放在圆纸盒里出售的“阿里亚克林斯基医生的万灵膏药”。顺便说说，安托沙还亲眼见到过这膏药的效验呢。当时，有个名叫克里姆卡的傻瓜在塔甘罗格行乞。有一次，他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要饭，正碰上铺子里的常客——那些闲散的捐客们喝得有了几分醉意。这伙人由于无事可干，便对克里姆卡表示愿意给他一杯伏特加和五戈比铜币，只要他在喝酒的时候把“阿里亚克林斯基的膏药”一起吞下去。这傻瓜同意了，竟然吞下一小盒膏药。在这之后，他依然平安无事，健康如初，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常年累月地出现在送殡和喜庆的行列中……

这膏药虽然有如此好的效验，但是买它的人却很少。有个

警官为他的一条长疥疮的猎狗买了一盒，但没有付钱，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又不敢向他要钱，直到有一次，在集市上碰到他，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才用谄媚的声调问：

“您的那条狗怎么样？贴了膏药好了吗？”

“死了，”警官阴沉地回答。“它的肚子里长了蛆……”

二

“安托沙，把钥匙拿去，跟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起去把铺子门打开！我要去望弥撒了，”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

刚喝完茶的孩子愁眉苦脸地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不敢说个“不”字，就去执行命令，虽然他在昨天就和住在隔壁的同学约好去打球。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你可怜可怜孩子吧！”安托沙的母亲叶芙格尼娅·亚科夫列芙娜卫护儿子说。“你天刚亮就把他叫醒，要他去望早弥撒，他硬撑着望了早弥撒，又在家里唱了赞美诗……这会儿你连茶也不让他喝痛快……他累了……”

“让他养成习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在操劳，也得叫他干活……孩子们应该帮父亲的忙。”

“他整个星期都在铺子里干活。星期天总该让他休息一下了。”

“你叫他休息，他却跟野孩子们在街上玩……再说，要是我们家的孩子没一个在铺子里，那末，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就会偷吃甜饼和糖果，说不定还会偷钱呢……你自己知道，主人不在，铺子里的货就会遭殃……”

这个论点连叶芙格尼娅·亚科夫列芙娜也无法反驳，于是她那慈母的爱就不由得退居第二位了。她跟巴威尔·叶果罗维

奇一样，确信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是可恶的窃贼，对他们应该严加监视，虽说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被当场捉住过。

经营食品杂货生意是件伤脑筋的事：一方是小偷小摸，另一方是疑神疑鬼。老板认为，甜饼、胡桃、糖果和各种各样的吃食对学徒们富有诱惑力，而象鱼子、鲟鱼脊肉之类的美味则为店员所垂涎。因此，他经常提心吊胆。当他不在铺子里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的财物会被人盗窃。他老是觉得自己的伙计在用最无耻的手段背着他偷吃铺子里的东西，窃取他的财物。在这方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不例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的嘴边：

“主人不在，货物遭殃……一定得有自己人的眼睛看管……”

为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都被作为“自己人的眼睛”，担当起坐在铺子里看管的苦役。但是在铺子里呆得最久的是两个大孩子——萨沙^①和安托沙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经常坐在柜台后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胆战心惊，老是害怕店里的东西被窃，当他有事外出而孩子们又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吩咐妻子：

“你去坐会儿吧，等我回来……”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开了铺子的锁，打扫地面，收拾装货物的麻袋和箱子，使它们的样子显得好看一点；这时候，安托沙却心不在焉地瞧着，只是想着自己，想着他此刻不得不放弃的球戏和他那象囚犯似的生活。接着，他又转念想到自己的学校，心惊胆战地忆起他昨天为了照看铺子而得了两分，由于这糟糕

①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